

古今醫案按選卷三

嘉善俞 震東扶輯

定州楊照蓀素園評

杭州王士雄孟英選

會稽董金鑑鏡吾校

瘡

呂元膺治一僧案

丹溪治一中年男子案。

又治一五十餘歲嗜酒吐血。舌不能言案。

俞按三條皆治舌瘡。非喉瘡也。首條化疫通竅是實證。次條傷寒五七日神昏而瘡。豈無實熱。證用大黃黃連石膏者耶。而猥云作體虛有痰治也。魏注云。恐熱傳少陰。心經此案未可為訓。極是。但細讀之。案中不載舌乾苔黑便秘煩躁等證。則所謂神昏者。身熱人靜而默默耳。豈必有欲言不能言之狀也。其脈必濡滑無力也。參耆朮服之數日病無進退。即可知其對證。觀於十二日舌始語得一字。又半月而舌能言熱乃退。全繪一虛證情形矣。凡遇傷寒舌瘡者。宜以此條尋繹之。勿竟以陶氏熱傳手少陰心經。儻侗為治。第三條吐血後不食。舌不能言。是虛證無疑矣。渴飲水。脈帶數。不與滋陰。而與參朮。見識豈不高哉。



古今醫案按選卷三

嘉善俞 震東扶輯

定州楊照蓀素園評

杭州王士雄孟英選

會稽董金鑑鏡吾校

瘡

呂元膺治一僧案

丹溪治一中年男子案。

又治一五十餘歲嗜酒吐血。舌不能言案。

俞按三條皆治舌瘡。非喉瘡也。首條化疫通竅是實證。次條傷寒五七日神昏而瘡。豈無實熱。證用大黃黃連石膏者耶。而猥云作體虛有痰治也。魏注云。恐熱傳少陰。心經此案未可為訓。極是。但細讀之。案中不載舌乾苔黑便秘煩躁等證。則所謂神昏者。身熱人靜而默默耳。豈必有欲言不能言之狀也。其脈必濡滑無力也。參耆朮服之數日病無進退。即可知其對證。觀於十二日舌始語得一字。又半月而舌能言熱乃退。全繪一虛證情形矣。凡遇傷寒舌瘡者。宜以此條尋繹之。勿竟以陶氏熱傳手少陰心經。儻侗為治。第三條吐血後不食。舌不能言。是虛證無疑矣。渴飲水。脈帶數。不與滋陰。而與參朮。見識豈不高哉。



又治一人遺精後失音案。

一男子年近五十。久病疲嗽。忽一日感風寒。食酒肉。遂厥氣走喉。病暴瘖。與灸足陽明。刺之豐隆二穴。各三壯。足少陰照海穴各一壯。其聲立出。信哉聖經之言也。仍以黃芩降火。為君。杏仁陳皮桔梗瀉厥氣為臣。訶子瀉逆。甘草和元氣為佐。服之良愈。

一鄉人力田辛苦。復飢甚。飲食驟飽。倦臥半晌。醒後忽瘖。啞不言。如是者二旬餘矣。高鼓峰診曰。勞倦傷脾。飢飽傷胃。陽明之氣遏而不升。津液不行。責門壅滯。故語言不能出也。以補中益氣湯十大劑。與之。偶午睡覺。通身汗下。言語如常。

雄按脾足太陰之脈。連舌本。當云飢飽傷胃。責門壅滯。勞倦傷脾。脾氣陷而不升。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語言不能出。補中益氣升舉脾陽。則津液行而汗出。周身瘖亦遂愈也。

張路玉治王惟一案。

俞按此四條皆是喉瘖。而治法各異。其異處仍合於古訓。切於病情。故能取效。若今人之用叫子蘆衣等物。雖若新奇。而與病無涉。效何由得。

效嗽

李士材治史明舜。經年效嗽。歷治無效。自謂必成虛勞。李曰。不然。脈不數。不虛。惟右寸浮。

大而滑是風痰未解必多服酸收故久而彌盛用麻黃杏仁半夏前胡桔梗甘草橘紅蘇子五劑止十劑全愈

孫東宿治許卓峰多酒多怒人也上吐血下洩血效嗽聲啞醫皆以為瘵孫診其脈左關弦大右寸下半指累累如薏珠乃曰此有餘證也病由嗜酒酒屬濕熱助火生痰火性炎上迫肺不降積而生痰壅於肺竅以致失音此痰壅之啞非肺痿之啞也性又善怒怒氣傷肝故血妄行而不歸經以致吐血溺血法宜清熱開鬱化痰導血歸源若滋陰之藥反助其塞而益其熱聲音何由而開況血隨氣行氣不清血又何得歸原哉雄按此與承氣之論錯經妄作相發明乃用滑石青蒿解酒熱為君貝母鬱金梔子香附開鬱為臣杏仁桔梗丹皮丹參小薊甘草化痰清血為佐服十帖血果止又以貝母一兩童便浸一日為末柿霜等分時時抄舌上化下五日而聲音爽矣

張路玉治吳佩玉次女案

俞按張公此論曲盡時醫醜態然謂表藥必兼桑皮苓粉血證必用犀角地黃恐不致眾人皆醉如此至於病隨藥變實有其事所以古有不服藥為中醫之說若欲見病知源投藥輒效隨其寒熱虛實應以溫涼補瀉不執一法不膠一例變化生心進退合轍者其惟丹溪乎丹溪則藥隨病變病隨藥愈實有病隨藥變藥為病困之理哉臨證指

南咳嗽門方法大備溫涼補瀉皆全。而輕鬆靈巧處與丹溪未易軒輊也。

喘

孫文垣治凌繹泉年已古稀原有痰火之疾正月初旬因勞感冒內熱咳嗽痰中大半是血鼻流清水舌胎焦黃芒刺語言強硬不清二便不利喘急礙臥亦不能仰以高枕安臥日惟額伏枕上而已醫治半月不效孫診之兩手脈浮而洪兩關脈滑大有在在知其內有積熱痰火為風邪所閉復為怒氣所加故血上逆議者以高年見紅脈大發熱為懼孫曰此有餘證諸公認為陰虛而用滋陰降火故不瘳法當先驅中焦痰火積熱後以地黃補血等劑收功可也乃以括婁石膏各三錢半夏麴橘紅桑皮前胡杏仁酒芩蘇子水煎沖蘆薈汁一杯一劑而血止次日診之脈仍浮而洪大尚惡寒此因先時不解表竟用滋陰又加童溺降下太速以致風寒鬱而不散故熱愈甚也改以定喘湯一劑而喘減二劑而熱退不惡寒再診之兩手浮象已無惟兩關脈鼓指此中焦痰積膠固不可不因其時而疏導之以清中丸同當歸龍薈凡共二錢進之其夜下稠粘穢積甚多余憶丹溪有云凡哮喘火盛者白虎加黃連有功正此證對腔法也與十劑外以清中丸同雙玉丸夜服調理而安

俞按此人以富貴之體古稀之年不能臥又半月之久亦甚危矣乃竟用消痰發表清

火行滯重劑收功可見病無一定之局祇恐棄活著而走死著又防活著認得不清必以半攻半補不攻不補為持重之法仍是死著也

張路玉治孫起伯肺脹案

又治一尼案

俞按此方加減最巧上案用七氣湯成方亦巧觀其論脈溯因而細心體貼之乃知其巧

繆松心治嘉善范某哮喘已久向服金匱腎氣時效時不效繆曰伏飲內踞有年明是陽衰濁乏但綿延日久五旬外痰中雜以血點陰分亦漸損傷偏剛偏柔用藥兩難措置仿金水六君煎意用熟地炭四錢當歸炭青鹽製陳皮各一錢茯苓炭淡萊漂杏仁去皮尖鹽水炒各三錢炙草四分川貝一錢五分半月後復診晨用金匱腎氣丸以治本晚用苓桂朮甘加味以治標生於朮米泔浸切片曬茯苓鹿脊骨用麻黃四錢煎湯炙各三兩粗桂木曬八錢半夏炒二兩炙草六錢杏仁霜一兩六錢北細辛三錢曬水泛丸此證向來背脊惡寒甚則哮喘服此方而畏寒除隔三年忽起淋濁莖中脹痛繆曰此新病以瀉丙出壬為正治但素有痰飲滋膩之品傷陽助濕究非所宜當變法治度與本證無礙羊脊骨五錢小木通一錢鹽水炒黃蘗三分赤白茯苓各一錢半甘草梢水飛辰砂調各五分三



劑淋濁即愈。半年後改定丸方曰：飲踞中焦，歷年已久。前主溫煦太陽寒水之臟，與病機極合。用藥可無事，更張第溺管有精淋由來已非旦夕。雖云腎氣不堅所致，其降多而升

少，亦非所宜。

雄按：然則前云三劑即愈者，雖愈而未全愈也。未必不是多服桂附所致。

今造一方以兼顧之。嫩毛鹿角鎊二兩，

羊脊骨炙黃打碎，生菟絲子曬生，於朮米泔水浸曬乾，茯苓曬，各三兩。北細辛曬，蜜炙，麻

黃各三錢，生黃耆、皮曬，杏仁霜炒，黃半夏各一兩五錢，粗桂木七錢，曬炙，黑甘草五錢，橘

紅一兩，曬為末，用薏苡仁煮漿糊丸。後隔數年，已六旬餘，換丸方用熟地、水煮四兩，歸身、

嫩毛鹿角、澤瀉炒，半夏、黃各一兩五錢，茯苓、生白朮、米泔浸曬乾，羊脊骨炙黃打碎，杏

仁霜各三兩，橘紅曬一兩，炙黑甘草五錢，熟附子七錢，淮牛膝一兩四錢，生左蠟研細水

飛二兩。北細辛曬三錢，蛤蚧兩對，去頭足炙為末，薏仁煮漿搗丸。

俞按：所用諸方攝納腎陽，溫通督脈，疏利肺氣，開豁濁痰，標本悉能照顧，巧更極矣。宜

乎服之，而宿疾全瘳也。

雄按：哮喘屬虛寒者，可仿此案設法。

喘脹

羅謙甫治一貴婦年踰五十喘案。

程明佑治張丙案。

王中陽治富翁喘而囊餒腫案。江隱列

俞按喘而兼脹病勢亟矣必非輕劑所能治此三條是實證治法若虛寒證當重用桂附如天真凡黑錫丹金液丹之類皆可類推不得以五子五皮沉香椒目等為穩當法也

### 腫脹

俞東扶曰千金方云凡水病忌腹上出水出水者一月死故水分穴可灸不可鍼惟水溝穴可鍼也而今有專門治腫脹者用銅管子從臍下刺入出水如射頃刻盈缶腹脹即消以此水露一夜明晨視之浮面者是清水中央者是淡血沉底者是脂膏蓋病者清濁不分氣血皆變為水決而出之去水即去其氣血也雖一時暫快或半月或一月腫脹仍作再鍼之亦死不鍼之亦死矣孫真人之言預知有此詭術耳

楊曰曾親見一人如此而死

孫一奎治馬二尹年五十五過食鰻肉捲餅心腹脹痛市醫遽用硝黃下之大便不行脹痛愈增繼至者以木香檳榔丸大小承氣湯連服十日脹痛益甚粒米不進大便並不行小水亦僅點滴後醫以硝黃不效雜進備急丸白餅子十棗湯黑白丑之屬服數日不惟大便不行併小便點滴亦無矣脹不可言眾醫大叫稱怪一人為及中脘三十壯毫不為動因斷三日當死孫至觀其色蒼黑神藏不露聲音亮腹大如覆箕不能反側診其脈兩

手皆滑大兩尺尤有力詢其病源閱其前方駭然以為未聞未見也因思一治法先進香砂六君子湯參朮各用二錢服醫皆驚謂中滿脹痛二便俱閉如何用補况蒼黑之人也忌參朮乎孫曰此非鼓脹證乃內傷證也當始傷時猶在上脘法當用吐經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不用吐而用下藥以傷其脾脾傷則失運動之職是以愈下愈傷愈傷愈脹脾氣全然不動藥亦全然不行矣故用六君子以醒其脾香砂以助其運動再用吐法吐出前藥始有生機此方非治病乃治藥也且余非慮其大便不行獨慮行之不止耳醫謂求其行而不得何以不止為慮孫曰君試思常人能服硝黃幾何已豆韋牛幾何今幸其未行藥性未動尚可為計一行而諸藥性動譬水底漏其中能蓄點滴否醫又云多服下藥而大便不行何也孫曰此易知之始為食傷繼為藥傷所傷在上中二焦下元未損故兩尺脈尚有神氣難經曰人之有尺如樹之有根也內經曰腎者胃之關蓋腎主二便觀其色蒼黑神藏氣固皆由根本未動賴此猶可為耳服藥後腹中大痛孫謂藥力已動改用參蘆防風蘆升麻桔梗各三錢煎服少頃用鵝翎探吐之前服藥物一涌而出數十碗病者喜曰目前有光矣此已時也孫曰酉時大便必行可多備人參以防不虞至午進至寶丹一帖以溫中氣未申間腹中汨汨有聲濁氣下滾頃刻腹中寬數寸至晚大行一次小水略通孫即用人參白朮各五錢炮薑三錢茯苓二錢陳皮一錢木香甘草各五分

令急煎服四鼓又大便一次小水繼至脹痛漸減次日大便瀉十餘次因以是方煎丸並進計瀉七十二日服人參二斤餘而收功

俞按喻氏治素仲卿子以理中湯運轉前藥可與此案頷頔

張路玉治王庸若案

李瀕湖治士人妻案

俞按金液丹神秘湯人所罕用而善用之則各奏奇功因思古方具在簡策特選尋不著對頭帽子耳又按神秘湯乃生脈散合二陳湯去麥冬茯苓加紫蘇桑皮桔梗檳榔以生薑三片為引施於此證恰好加麻黃更好並非八寸三分通行之帽也

不寐

俞東扶曰肝膽之不寐易治心之不寐難痊蓋心藏神腎藏精與志寐雖由心必賴腎之上交精以合神陰能包陽水火既濟自然熟寐內經謂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又云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眇陽氣盛則瞑目陰氣盛則瞑目此是不寐要旨非肝膽之不寐也如人並無外邪侵擾亦無心事牽挂而常徹夜不寐者其神與精必兩傷大病將至殊非永年之兆雖投補心補腎之藥取效甚難即內經秫米半夏湯亦有效有不效或初效繼不效而病者輾轉牀蓐必求

其寐愈不肯寐更生煩惱去寐益遠慈山先生老老恒言云寐有操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著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遊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此誠慧心妙悟可補軒岐所未逮

楊曰二法最妙確實可行非懸揣之談

### 怔忡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爽發熱小便白而濁眾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等藥未決脈之虛大而數曰是猶思慮過度厥陰之火為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為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進小坎離丸月餘而安

高果齋治鐵塞庵怔忡不寐心脈獨虛肝脈獨旺因述上年驛路遠鄉寇盜充斥風聲鶴唳日夜驚懼而致遂用生地麥冬元參各五錢人參三錢龍眼肉十五枚服數劑又用夏枯草羚羊角遠志茯神甘草人參大效仍以補心丹常服全愈

### 顛狂

葉天士治嘉善米懷音初患顛狂醫用清痰清火藥而愈越三年復發消痰清火不應

天王補心丹而愈越二年又發進以前二法皆不應用歸脾湯而愈越一年又發發時口中啾啾叫號手足牽掣搖掉如綫提傀儡卧則跳起如魚躍或角弓反張其喊聲聞於屋外而心卻明白但以顫掉之故口欲語已將唇舌嚼壞如此光景半刻即止止則神識昏瞢語言謬妄又半刻而發如前矣吳某用人參鹿茸肉桂熟地龍齒青鉛遠茱萸藥服之甚相安然匝月不見效葉診曰渠用貴重之藥必自信為名醫但多費病家之財與病毫無干涉即庸醫也吾以輕淡藥二十劑當減半四十劑當全廖矣因叩其掣掉則心明止則神昏之故曰操持太過謀慮不決肝陰膽汁兩耗陽蹻陰蹻脈空風動非虛寒也用白芍萸肉各一錢五分白石英小麥南棗肉各二錢炙草五分病人見其方殊不信旁人亦以藥太輕淡併兩帖為一帖服十日病減半二十日果全愈後遂不發

### 夢遺

葉天士治項某夢遺色黃食少腹脹便溏用生菟絲覆盆蛇牀五味韭子益智補骨脂龍骨以蓮子粉丸服之而愈又治一人遺滑月五六作兼有腹痛觸冷即痛痛極昏暈初以荆公妙香散不應乃用鹿茸二錢人參一錢雄羊腎十枚去膜研茯神龍骨各一錢五分金櫻膏三錢十劑而愈

俞按醫書咸云有夢而遺者責之心火無夢而遺者責之腎虛楊曰虛字火字可刪蓋心熱而遺未有不虛者

腎虛而遺未有不然者正不如責二語誠為括要以余驗之有夢無夢皆虛也不虛則

腎堅精固交媾猶能久戰豈有一夢即遺之理故治此證者惟濕熱鬱熱二項勿以虛

治而二項又各分二種麴蘖之濕熱宜端本丸膏梁之濕熱宜豬肚丸積痰之鬱熱宜

滾痰丸神芎丸伏火之鬱滯宜滋腎丸豬苓丸除此二項必須人參雄按此不可效如

陽盜世母氣而遺者宜純陰壯水之中如荊公妙香散以治心虛桑螵蛸散以治腎虛

佐連藥以堅陰和陽人參遠夜皆忌三才封髓丹以治陰虛固精丸以治陽虛或分用或合用再參之以熱地黃肉桂蓮芝

實五味牡蠣緩膠金櫻膏而已無餘蘊矣然亦有效有不效則因虛者之有小虛有大

虛而虛者之心或有嗜慾或無嗜慾也人若於慾事看得雪淡更極畏怕則熟寐時亦

能醒覺先賢云醉猶溫克方稱學夢亦齋莊始見功此為上乘楊曰此說不的余見愈

苦志讀書之士也若慾事過多精滑而其次則用劉海蟾吸撮提三字做運想工夫先

道者補之澀之即可致愈非難事也

以一擦一兜左右換手九九之數真陽不走之訣繼以一吸便提氣氣歸臍一提便喚

水火相見之訣久久行之功成可以不泄而取效甚速尚有慾念再於上牀臨睡時

以兩手大肉擦熱反向背後擦腎俞三十六次腎俞熱則相火不作夜無淫夢

者用此法其道更甚斯皆應驗之金丹殊勝吹咀之草藥故不憚饒舌以言之

楊曰一吸便提四語中有口訣須於密室中澄心定慮使氣息調勻然後大張其口則

真氣自滿切勿吸氣致令風入則為患不小隨即閉口用力嚥下以意送至丹田降至兩足隨即提起從脊後升至泥丸仍降至口中故歸丹田此為一度名曰火鍊隨即漱津滿口用力嚥下照前提故名曰水鍊如此四次而止凡提氣時即握拳曲股聳肩使氣易上降氣時以漸舒放使氣易下且用功完後須用枕墊脇下倚卧良久左右更換使氣周流不滯若覺火衰則多用火鍊水衰則多用水鍊每日按時為之其功甚鉅然或誤用其患亦深不可不防也

雄按白鬚老人云遺失之證須用牽轉白牛之法其法不拘布帛做一小兜將外腎兜起拴在腰後袴帶之上此病自免道家謂之張果老倒騎驢

楊曰塞海底法較此尤捷其穴在穀道前有小坎用手揣之即得每早晚用指向後推百十下即不遺泄隨用隨效真妙法也

### 便濁

俞東扶曰醫書向有精濁溺濁之分以余驗之濁必由精溺則有淋無濁也凡患濁者竅端時有穢物粘滲不絕其則結蓋溺時必先滴出數點而後小便隨之小便卻清惟火盛則色黃亦不渾濁古云凝面如油光彩不定凝脚下澄如膏糊此是膏淋與下消證非白濁也白濁之因有慾心萌而不遂者有漁獵勉強之男色者有醉酒及用春方

以行房忍精不泄者皆使相火鬱遏敗精瘀腐而成故白濁多有延成下疳重候。豈溺病乎。內經謂水液渾濁皆屬於熱。熱甚則為赤濁。或白濁久而血不及化為精亦變赤濁。此則危矣。治法不外養陰清熱佐以堅腎利水。蓋癸癸宜閉壬癸宜通也。初起者當兼疏泄敗精之品如滑石冬葵子牛膝葶藶之類。日久者當兼補元實下之品如大參熟地湘蓮芡實之類。即濕痰濕熱為患。雖非精病然濕熱內侵腎臟則精不清而為濁。孫文垣治潘見所案及世人用腐漿衝滑石或白果漿者去其濕熱精自固也。濕痰下注腎臟則精不寧而為濁。丹溪治一婦年近六十之案。李士材治武科張姓案。消其濕痰精自駐也。若係溺病何以不用淋證門石葦散八正散等方耶。即日久而元氣下陷有用補中益氣湯者亦以元氣得補纔能升舉其精不使滲漏耳。惟夏月當暑便濁用辰砂六一散及筋疝之白物如精隨洩而下用龍膽瀉肝湯二條方是溺病。然與赤白濁情形原有別也。

### 五淋

孫文垣治丁耀文母案。

魏選列  
鬱門

又治姪孫淋痛案。

俞按上條不用補。次條不用養陰。認證最清。設效立齋。景岳。扭於歸脾湯補中益氣六

味生服者必為二證之戈矛矣

又治李寅齋患血淋幾二年不愈每發十餘日小水艱澀難出寢痛不可言將發必先面熱牙疼後則血淋前數日飲湯水欲溫和再二日欲熱又二日非冷如水者不可燥渴之甚能飲井水二三碗其未發時大便燥結四五日一行發則瀉而不實脈左寸短弱關弦大右寸下半指與關皆滑大兩尺俱洪大據此中焦有痰肝經有瘀血也向服滋陰降火及淡滲利竅之劑皆無效且年六十三歲病已久血去多何可不兼補治當去瘀生新提清降濁用四物湯加杜牛膝亦補補新血桃仁消其瘀血枳實貝母以化痰山梔仁以降火葉胡升提清氣二十劑而諸證漸減再以滑石如母黃蘗各一兩琥珀小茴肉桂各一錢五分元明粉三錢海金沙沒藥各五錢茅根汁熬膏為丸每服一錢空心及晚茅根湯送下而愈

又治祝芝岡案。

俞按前案云何可不兼補治而所謂補者不過四物湯耳其餘則皆消瘀及清利藥也次方以滋腎丸加味而重用滑石元明粉沒藥海金沙以茅根汁為丸仍是清利兼消瘀以六旬之老二年之久治法如此信乎血淋之宜通不宜補矣後案用腎氣丸加黃蘗琥珀海金沙以杜牛膝亦補汁熬膏為丸是於溫補下元藥中佐清利濕熱疏通瘀竅之

法較前案稍異而煎方之芎歸杜牛膝木藥之滑石海金沙桃仁麝香韭汁藕汁仍是行瘀通竅並無參耆熟地等藥大旨約畧可見

張路玉治沈韓傳案。

俞按治淋如文垣諸案經也此案之治法權也經權合宜皆審脈以為辨莊子云近石覺而診其夢夢何以診診之為言審也向來但云診脈未達診字之意不知審診即是善審審得明白病自顯然推之望聞問切素稱四診可見四件都要細審也

小便不通

李士材治素啟莘平素勞心處事沉滯時當二氣小便不通用六一散不效再用苓瀉水通車前等又不效李診脈兩寸洪數知為心火刑金故氣化不及州都也用黃連茯苓牛膝人參麥冬五味一劑而愈

孫文垣治一富家婦當中秋大小便秘者三日醫以巴豆凡二服大便瀉而小便愈秘脹悶臍突二寸餘前陰脹裂不能坐臥啼泣欲自盡此轉胞病也桐樹東行根皮一寸滑石三錢延胡桃仁當歸瞿麥各一錢水煎入韭汁半杯服後食頃而小便稍行玉戶痛甚小便便非竭力努之則不出改用升麻桔梗枳殼延胡煎成調元明粉二錢乃提清降濁之意二便俱行而愈



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